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五年九月丙午朔兵部員外郎李復圭權判吏部流内銓復圭前坐生事責知光化軍於是御史張商英言夏人積謀聚兵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會非復圭生事也故召用之吏部銓舊制職官注擬上下超

折不過一資而選人闕於資序注擬不行復圭奏乞通注權入各理本資俸選集者便之復圭奏乞通注據復圭紀聞附見當考

詔以摩正弟結斡延正為禮賓副使鎮洮河西一帶蕃部鈐轄初秦鳳緣邊安撫司言摩正自觀湊城敗走結斡延正舉其族二千餘人并大首領李楞占訥芝出降已量補職名撫遣之因言延正可遂授一官使統部族收其用故有是命後又封其母實壘卒為永安縣太君賜以器幣新舊紀於前月甲辰書王韶破摩正于觀湊城按甲辰非本日既因新舊紀載前月甲辰

仍增奏字令因結斡延正授官又出之更須考詳

權三司使薛向言延秦慶渭等九州舊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芻糧錢帛償以解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而秦州當四十萬今割秦之古渭寨以為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折博務故商旅未行臣愚以為並邊新造之地宜有儲積以待警急願以其事下張詵張穆之使並置折博務仍分十五萬與通遠七萬與鎮洮從之　雄州言北界欲以兵來立口鋪文彥博蔡挺等欲俟其來必爭令拆却上曰拆

却若不休即須用兵如何挺曰不得已須用兵上以爲難曰彼如此何意也王安石曰或是因邊吏語言細故忿激而爲此或是恐中國以彼爲不競故示彊形或是見陛下即位已來經略邊事以爲更數年之後中國安彊有窺幽燕之計即契丹無以枝梧不如及未彊之時先擾中國以爲絶遲則禍大絶速則禍小故欲絶中國外連夏人以擾我上恐其計不及此安石曰敵國事豈易知苟有一人計議如此而其主以爲然則遂有此事

矣上曰何以應之安石曰今河北未有以應契丹未宜輕絶和好若彼忿激及示彊而動即我但以寛柔徐緩應之責以累世盟誓信義彼雖至頑當少沮少沮即侵陵之計當少緩因其少緩我得以修備大抵應口鋪事當寛柔徐緩修中國守備當急切以臣所見口鋪事不足計惟修守備為急切苟能修攻守之備可以待契丹即雖并雄州不問未為失計若不務急修攻守之備乃汲汲爭口鋪是為失計吳充言當愛惜財用閑處不要

使郤緩急兵食最急安石曰兵食固不可乏然非最急今河北連歲豐熟民間非無蓄積緩急要兵食即民間蓄積便是兵食雖有兵食以何人為兵雖有兵以何人為將緩急有事陛下如何應接一事應接失機便繫中國安危當擾攘之時陛下自度應接能昭然無所疑誤否此所以難輕用兵也樞密院退安石曰上宜修河北守備上曰除什伍百姓安石曰獨此可以為守備上曰誰可使安石曰不得已須令曾布去上乃欲韓縝為帥

令了此然亦不果安石又白上天下事有緩急如置口
鋪是生事人所罕見故陛下亦以為憂如河北都無以
待契丹是熟事人所習見故陛下亦不以為慮臣以謂
人所罕見者乃不足慮人所習見者乃足憂足憂宜急
不足慮宜緩上以為什伍百姓如保甲悠悠難成不如
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
恤人言駭擾縱有斬指斷臂何患譬如有契丹之患而
不能勝即不止有斬指斷臂之苦而已即使團結指揮

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伍百人為一保緩急便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火急即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又白上曰秦漢以來中國人衆地墾闢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國久為外夷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彊中國之事天錫陛下聰明非不過人但陛下用之於叢脞而不用之於帝王大略此所以未能濟大功業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所知淺近

必不能濟國家須君子臣以謂陛下待君子當使之無所嫌疑得自竭盡乃能濟國事上以為兵須久訓練乃彊安石曰齊威王三年酣飲不省事一旦烹阿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諸侯人主誠能分別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即兵可使一日而彊陳瓘論曰安石勸神考兼制遐荒則奏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及論神考包置契丹不得則又奏曰四夷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論同一契丹取快而言乍强乍弱况隨其喜怒而論君子小人哉

丁未詔鎮洮軍獻木及運木蕃部並優與價錢仍自今

應役使及有所獻並酬其直　詔文思副使李景倩供備庫副使王敞各降一官坐為成都府路都監所轄兵謀欲行刼而不覺察故也　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之所謂辭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憲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不報先是

上謂王安石曰直舍人院文字如許將殊不佳安石曰將非但文字不過人判銓亦多生踈不曉事為選人傳笑臣怪陛下拔令直舍人院不知何意上曰止為將狀元及第安石曰陛下初未嘗以科名用人何獨於將如此安石又曰制誥誠難其人然於政事亦非急切上曰說事理不明不快人意要當審擇又問起居注見闕何人可修安石曰吕惠卿喪欲除上曰惠卿寂先宣力安石曰非為其宣力如此人自當擢用上曰惠卿勝曾布

此段見日録七月二十七日今附見

馮行已體量雄州事以為添差弓手騷擾百姓百姓怨咨故引北人廵馬過河上曰弓手果騷擾文彦博曰行已不曉邊事我界内添差弓手如何乃云𦚾生安石曰舊無今有即𦚾生也先是雄州差北界口鋪人户借車般銀絹涿州不聽樞密院欲牒涿州稱誓書内明言屬南朝口鋪慶歴間北界不合修請詳累牒毁拆僉以為如此示以必争舊口鋪猶欲拆毁即必不敢更立新口鋪也王安石曰契丹欲移口鋪其

事有無未可知若果有之緣張利一生事故如此今罷
却利一差馮行已行已到後正是北人覻其舉措之時
若有依前妄占兩屬地稱是南界所管又令拆慶歷五
口鋪即與張利一生事無異何由使契丹帖息彥博固
爭以為自來須如此國不競亦陵安石曰若要用壯亦
柔之俟其不可柔服然後用壯即曲在彼彼或自反若
便用壯恐不能止其爭氣上以為馮行已初至正是愛
惜人情之時又恐更生契丹疑惑遂至交兵彥博曰交

兵何妨安石曰河北未有備如何交兵無妨彦博曰自養兵修備到今日如何却無備上曰朕實見兵未可用與契丹交兵未得彦博曰契丹若移口鋪侵陵我如何不爭安石曰朝廷若有遠謀即契丹占却雄州亦未須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彦博曰彼占吾地如何不爭占雄州亦不爭相次占瀛州又不爭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安石曰太顛閎夭之徒為文王卿大夫文王事昆夷不以為辱以為昆夷强非由我不素修政刑以致如

此故也要之吾終有以勝昆夷而已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歙要錄作翕字張取與必有大過人者非特中國雖四夷之雄亦必如此冒頓隣國請其所愛閼氏乃曰與人隣國柰何愛一女子至請棄地乃發兵遂滅隣國其操縱如此此所以能當漢高也若但一口鋪尺寸之地而必爭恐非大有為之略吳充曰冒頓至請棄地即必爭安石曰臣所論者以為當如冒頓知歙張取與非以為如冒頓爭地也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安石曰

文彦博言須先自治固當若能自治即七十里百里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也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只為自來未嘗自治故也上曰呼契丹為叔契丹鄰敵乃呼為皇帝豈是不畏彼歲賜與金帛數千萬已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畏契丹非但今日彦博曰吾何畏彼但交兵須有名如太祖取河東亦須有蠟書之事上曰患無力豈患無名因言太祖答江南使人事安石曰茍非無力便取幽燕不為無名陛下以堯舜文

武有天下肯終令契丹據有幽燕否彥博曰要服契丹
即先自治當令人臣不為朋黨安石曰小人乃為朋黨
君子何須為朋黨言天事則有命言人事則有義義命
而已何須為朋黨彥博曰言有義命者未必知義命安
石曰君子小人情狀亦易考但誕謾無義理前言不復
於後後言不掩於前即是小人忠信有義理言可復即
是君子若果是君子即須同心蓋國所以固以有人故
曰無競維人人所以强以同心故紂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即為武王所勝武王有亂臣三千惟一心即能勝
紂三千人一心非為朋黨也高宗誡傅說惟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正乃辟高宗非教傅說為朋黨但同心為義
即是武王所稱高宗所誡同心為不義即是朋黨若共
國不務同心即國事何由成彥博曰人所見豈可盡同
上曰天下義理豈有二也上卒從安石言改定牒本
王安石又言既立結斡延正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摩正
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正文彥博曰如此指揮即須

計究竟如何若摩正不受代須加討伐恐用兵未已安石曰摩正一羈旅無助蕃人投夏國即環慶羌人夏國尚不敢納豈敢納摩正必須執送無疑若歸董戩即素有嫌隙以窮歸之必不得所其勢招之必降不降亦何能為洮東自來無主如闌遺物摩正尚不能取今我已占認彼何能復取計摩正窘即衆不敢附覓即衆未敢叛彦博曰略近勤遠非義且今已深入險阻費饋運不可不計究竟如何安石曰秦漢已後事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奮伐荆楚罙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入險阻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饋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為外夷所陷今來經營亦自不至勞費上以安石言為然

戊申詔秦鳳路緣邊安撫司曉諭摩正限一月降放罪仍優與官爵不從即多設方略禽討并以内殿崇班及賞錢五千緡募人捕送用王安石之言也　又詔陝西緣邊蕃部地土許典賣租債（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漢戶聽典賣夷人田）崇

儀使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為西作坊使大理寺丞李宜之為右贊善大夫駕部員外郎知洺州黄秉與堂除差遣論修漳河之勞也

己酉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張茂則為宣慶使入内都知庫部郎中宋昌言虞部郎中王令圖並遷一官西作坊使程昉為皇城使端州刺史論塞大名府永濟縣決河之功也先是新堤之埽六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上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於是人争言導

河之利獨茂則等以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用力寡而收功速時議者皆以為非而轉運使且以材乏為憂上獨命茂則等董役而使昉營材於並河諸州或取於公或售於私人不加賦而諸河之費已給自五年二月甲寅始事四月丁卯訖功而河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稍障其決水至河成而決口亦塞故有是命此朱本所增蓋

因河渠志也新本亦用之昉營材於孟河諸州或取於公或售於私人不加賦而河費給此語更須參考茂

則嘗建言熈寧二年未閉斷二股河北流有荆家鵲城銘房四埽在二股河西北周匝五十餘里大河行流在此隄埽之下自閉斷北流接續下約於二股河北岸起立隄防上流逼近河身已次東北隄道遠處去河止一二百步或一二里夏津縣東隄河相去差遠其上流北岸第一第二埽北經恩州界水漲時溢岸水至隄脚下雖已增修隄道槃木岸及捲埽固護令荆家鵲城銘房

四埽在舊隄五十里可以於房家埽下相度地形高仰處接隄一道簽上北岸新隄用為遥隄可以助二股河上流北岸近河新隄以防決溢可免大名府及御河至恩冀深瀛等州軍水患本志五年八月茂則言此在賞功前令附見賞功後　王安石欲除程昉押班上不可曰昉固盡力然性氣不中又好把持人安石曰陛下聰明有此一蔽惟象共善柔能窺伺陛下眉睫之間為欺者陛下乃以為忠良臣以為害陛下政事乃在此輩人若剛强孟浪之人必不能

害政令妨功狀如此與一押班固當若疑不可親近第專令在外勾當可也上曰侍中珥貂取其溫柔安石曰書以為僕臣正僕臣要正亦不專取溫柔況陛下所謂溫柔又或象共誕謾非實溫柔上終不許　樞密院言河北義勇雖占籍以萬數然其間老疾小弱甚衆向因災傷流移而又權罷教閱無由見合去留人數欲因今冬大教要錄作閱字委官司驗試如實有不任征役之人並給公憑放免從之　上欲修河北弓箭社曰須得人人

欣賴乃可為王安石曰但令豪傑欣賴即能敺率衆人若要人人欣賴恐無許多官職財物應副若豪傑欣賴敺率衆人衆人成俗則法立而不可廢今召人飲食尚有倦而不赴者况欲什伍之使從我進退豈有人人欣賴之理如識内事以近故為異論所揺陛下以為疑如金君卿在江西作保甲以逺故異論不到陛下左右陛下又何嘗疑其擾事須以道揆不須聽無稽之異論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做弓箭社安石曰河

北義勇收人戶不盡河北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馮京曰須是丁多方可令習兵安石曰弓箭手不知用丁多少京曰亦須丁多乃入社安石曰今義勇尚只用兩丁如何弓箭社却要丁多臣以為用兩丁為義勇更令遠出上番却於民不便然見令如此施行京曰臣在太原日若紏得兩丁即令替安石曰臣讀義勇敕初刺時已或奏稱兩丁並已刺盡見今條貫須單丁乃許替不知太原

何故兩丁却許紏替上令討論修弓箭社法安石曰弓箭社部分不如府界保法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京曰義勇已有指揮使指揮使即是鄉豪如又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今令三丁即為義勇與兩丁之家同籍為保甲居則為大小保長征戍則為義勇

節級指揮使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此法見於書
自夏以來至於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法尚
如古此所以兵衆而强也近代惟府兵為近之唐亦以
府兵兼制遐荒安强中國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今
捨已然之成憲而守五代亂亡之遺法其不足以致安
强無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故
也為天下決非所見淺近之人能致安强也上以為然
兵志云上遂欲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馮京
云云據日録乃是討論弓箭社法今從日録

辛亥河東路安撫司言府豐等州蕃兵續入隊丁壯有下户無力者欲乞禦賊器械並從官給常時與免上番從之　編排三司帳案所言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詔送天章閣

壬子詔司農寺出常平粟十萬石賜南京宿亳泗州募飢人浚溝河遣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專提舉仍令就相視開封府界以東沿汴官私田可以置斗門引汴水淤溉處以聞

癸丑以右監門衛大將軍令鑠為職方員外郎宗室試換文資自令鑠始令鑠太祖五世孫安定郡王世雄子也雄從藹第四子也新舊紀並書初聽宗室試換文資　光祿寺丞黃履為館閣校勘履邵武人治平末得旨召試會履丁憂及是乃命之

丙辰詔江淮等發運司隨行移用錢物撥還三司內藏庫外支銀一十萬兩絹一十五萬疋與陝西轉運司計置鎮洮通遠軍糧草

丁巳詔以新築策𡾊丕勒堡為慶平堡通鎮洮軍路置三班使臣二員管勾　環慶路經略使王廣淵言乞依治平二年未有邊事日存留東兵人數從之　禮院言劉永淵請於瓊林苑藏冰更不運致往冰井務仍罷監務官就委瓊林苑官主之而司天監議於陰陽書無害兼在禮典亦無方位從之先是上以此問王安石曰於經取冰須深山窮谷涸陰冱寒不言有方所上以為然六年七月十二日可考

翰林侍讀學士提舉鴻慶宫鄭獬卒　夏

國宥州牒延州言王韶築城堡侵奪舊屬夏國蕃部上曰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報之及樞密院呈牒本上令稍冊互數字王安石曰甚善然夏國一婦人一兒子一困敝小國乃敢先自違越加不直於我所以報之不當遜屈上曰彼或來作過安石曰若作過即全無計算何足慮馮京曰恐助摩正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冦安石曰方事未集之時不能早助摩正今摩正已敗散洮西人爭附我乃始助摩正具無謀可知上曰彼不能舉國來

若舉國來即鎮洮未易當安石曰舉國來亦不妨彼新納誓國人皆喜於息肩我自於西蕃築城堡無預夏國事若舉國來則國人必不自直且不樂行此苻堅所以不能取勝也縱彼能破我通遠我亦未足為憂況如通遠未易可破彼舉國來欲何求若我自開邊無預夏國事而夏國輙來按據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國疆界乎

庚申祕書丞盛陶為監察御史裏行陶新鄭人中丞鄧

綰所薦也先是李舜舉言探得契丹無移口鋪意鄉巡
弓手擾害百姓百姓恐故間牒北界有巡馬事今已罷
鄉巡又雄州屢移牒北界令約束巡兵乞覔飲食巡兵
亦不敢擾邊民邊民甚安又言張利一妄以每歲民牽
牛入城為避賊又因責兩屬百姓指說北界巡兵盜豬
百姓恐巡兵挾恨報復遂移居利一因以為巡兵驚動
百姓又言容城令尉以兩屬戶不即申巡馬過河一決
二十人問一僧見巡馬否僧云不見又決之凡如此妄

決非一人上曰鄉巡果如此擾害生事耶王安石曰固然上又曰令尉何敢妄決人此必利一使之辭舉乃言不當便罷鄉巡弓手須與北界商量亦令罷巡兵又恐邊民姦猾復教北人移口鋪欲呼北界官吏諭之安石固以為不用如此若召而不至至而不聽則於體非宜蔡挺曰向趙用事彼理直故肯來今我理直彼未必肯來共議也上曰此皆張利一生事安石曰利一罪狀明甚觀令尉所為如此若利一奉法循理令尉何敢然令

尉如此妄決人不點檢顧點檢北界廵兵乞覓飲食廵兵乞覓飲食百姓自怨北界預我何事為湯武毆民者桀紂彼專為暴我專為德是北界毆民歸我也今乃縱我人為暴助彼人為德非邊吏善計也上曰聞利一欲殺廵兵頼其早替幾至生事於是降利一為皇城使達州刺史衛州鈐轄仍以失察趙用擅越界河折傷兵級坐之新舊實録並於閏七月十二日書利一衛替後仍坐趙用擅越界河折傷兵級降皇城使達州刺史不得其時今據王安石日録附見于此衛州鈐轄則據本傳本傳亦云利一坐失察趙用與實録同而日録所

書月特奏不知何故今兩存之當考六年三月丁未孫永知開封更詳之

辛酉詔秦鳳路重修甘谷城及移通渭寨防托部役使臣等各與減磨勘三年并賜銀絹有差 右武衛大將軍連州刺史叔敖為文州團練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叔彖為雅州刺史以學士院試經義入等也 詔武學生試大義十道分兩場從御史劉孝孫請也後試武舉人亦如之

癸亥詔輔臣觀稻于後苑 上謂王安石曰聞王韶有

書與呂公弼患諸人行遣不一此必李憲王中正與韶
異同安石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軍
事寢惡如此上曰憲已召還中正須修城了亦召還安
石曰甚善因言今不取夏國則四夷旅拒如今日非所
以寧息中國然常人不可與慮始此乃陛下所宜留意
遂指陳經畧之方曰破夷常與破羌正無異也上曰王
韶能辨此否安石曰陛下若能任人則何獨王韶韶亦
自能辨此又白上宜察使人厚撫夏國所執送韓道喜

李崇貴等異時可用也上以為然

丙寅少華山崩此據呂大防奏新舊紀又云賜壓死者家錢不能葬者官為葬祭之地產因山變計口給田貸以錢穀今移入十月三日并五日

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為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黄八州無為軍為西路此據五朝會要增入

詔比差章惇經制梅山蠻事今令知潭州潘夙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蔡燁與惇協力處議毋致誤失梅山蠻素凶獷數出抄掠漢界嘉祐末㽈州人張頡

知益陽縣收捕其桀黠者付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格及戶部判官范子奇權判湖南路轉運副使復奏蠻恃險為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會遣惇察訪南北江遂以命惇既而更委夙燧吳中復治平元年十二月日潭從瀛范子奇熙寧三年九月權湖南運副燧為湖南運副在八月二十一日燧初奏梅山事不可倉卒急成上批章惇可先往辰州候所經制有叙乃往潭邵又批梅山事可專委蔡燧經制必能了當王安石曰陛下經制邊事既

已授成算令人勾當繼而為人游說即別有指揮人見事有釁隙即生沮害上曰前此為無人故令章惇了當今蔡燧自可了當不須專委章惇或疏於蔡燧也馮京曰燧誠仔細安石曰吳王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巷及用兵唯一周郎乃不得將兵以其不足賴故也然吳王所使將皆不如周郎人才各有能有不能未易遽論其疏馮京曰安石必已授惇經制次第安石曰陛下易於出命故陛下徹情人臣無所不見人臣見陛下徹情知

可游說搖動故因事有釁隙輙為欺侮如郭逵言摩正
必來作過臣智慮淺短無能裁處張利一言因罷鄉廵
弓手百姓驚恐入城之類是也人臣左右顧望難於言
事故人臣微情陛下有所不知不知人臣微情故指揮
事於事情有不盡上曰蔡燁本路監司委之了當似便
安石曰蔡燁初到便言章惇必倉卒敗事臣諭章惇令
委事於蔡燁大抵人臣計事多先為身少肯為國計利
害今梅山事須乘機了當若遷延即生姦猾要利之計

兼梅山事未了便要了辰州事不得梅山不難了既了梅山然後到辰州即先聲足以振動兩江兩江亦易了也上曰蔡燁蓋欲自專其事若章惇肯與共功必無他因降是詔　是日馮行已言北界巡馬猶未止絶乞移牒約欄上從之王安石曰牒固無害然巡馬過河亦無害上曰只為自來無此故也　據日録乃九月二十二日事朱史繫之七月十一日非也今附見本日行已新舊傳並云沿邊舊有鄉巡弓手後悉廢罷而北界巡馬如故數漁界河劉取舟船行已請復置鄉巡弓手以杜侵爭之端神宗手詔嘉之按日録六年四月一日猶載行已不欲復鄉巡弓手與本

傳特異當是日錄不可信也更細考之

戊辰提舉司天監沈括言楚州衛朴精於歷術乞令赴監參校新歷從之仍賜路費錢五十千八年閏四月歷成

己巳荊湖北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孫楠知荊南尋復故九月十九日復故楠本傳云楠改知荊南會沅州蠻納款辰州遣左侍禁李資率輕兵入南江以致諸酋而懿洽二州蠻殺資章惇奏請復楠轉運使諭以恩信歸附者凡十四州遂城沅州此事當考

辛未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言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司磨勘天下帳籍以至三部勾院亦皆選吏置

官責以審覆其人吏各優與俸給課以功限為之賞罰仍自朝廷選官提舉具措置條約乞下詳定帳籍所詳具以聞從之舊紀云置司勾考天下帳籍新紀無此

壬申權發遣延州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趙禼為吏部員外郎賜銀絹二百以禼奏根括地萬五千九百一十四頃招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八十四人騎團作八指揮故也鄜延皆荒阜磽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殘破流徙名存實亡每調發輙匿避嘗蒐

集才八百人多罷癃杖艭鉏至金明而潰酋利其亡收田以自殖禼呼諸酋問曰往閲汝族戸若干有諸對曰然曰今何在曰大兵之後死亡耗散其存止此禼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禼曰吾貰汝歸聽汝自募家丁使占田充兵可矣吾所欲得者人也田則吾不問衆皆傴曰聞命諸酋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禼曰異時蕃兵提空簿漫無攷詰多以老弱充數至有一夫而累代者因議涅其手論者難之上亦有審處之詔屬歲饑禼令蕃

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惟恐後蕃
官劉紹能有異言弗彊之其所部聞他族刺而得穀皆
請於紹能紹能復以白禹笑曰若恐蕃兵疑阻勿刺可
也紹能謝愚不知所為遂悉刺之因假與官錢置鎧械
以時練閱嚴其除復信其賞罰土人勁悍便習險阻利
其田産樂其室家以戰若守一可當正兵之十敵憚之
為鄜延長利初上以禹根括等事乃其本職欲止降詔
獎諭王安石進曰今居此職而不能辦此事者皆是如

禼宜蒙厚賞以勸來者故有是命於是上稱禼招弓箭手省募兵之費甚善安石曰凡我境内百姓皆可使何特弓箭手而已上因稱种世衡安石曰陛下以朝廷利勢為世衡所為豈特功必倍之也禼本傳田數兵數俱多今但從實録與兵志實録田數人數並同志又云六年禼言新募弓箭手頗習武伎請更番代正兵歸京師詔審度之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五日可考

甲戌趙抃言累入蜀深知蜀人情狀聞欲作保甲教兵必驚擾失人心上曰初無教兵指揮王安石曰無此然

教兵亦何妨諸葛亮以蜀人脆而堅用之亮尤為得蜀人心何嘗驚擾上曰諸葛亮舍蜀人即無人可用安石曰漢高祖伐楚用巴渝板楯蠻武王伐商用庸蜀彭濮人豈有蜀人不可教以干戈之理

是月廢蒙州為立山縣隸昭州成都府犀浦縣成德軍靈壽縣雅州百丈縣劍州臨津縣為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五年冬十月丁丑以太常丞檢正中書戶部公事鄧潤甫為集賢校理直舍人院同知審官東院初曾布舉潤甫經筵館職詔取潤甫應制科進卷至是始擢用之

戊寅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呂惠卿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管勾國子監上初欲召見乃除差遣王安石請先除差遣上曰惠卿有吏材恐不須令在經筵安石曰惠卿經術明前已爲說書今不當罷亦自不妨別主判欲令勾當國子監或令同檢正五房上曰且令專管勾國子監　知華州呂大防言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堆阜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數百

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谷上常有雲氣每遇風雨即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即有此變已撿錄存恤死傷人戶詔遣兵部郎中判太常寺王瓘乘驛致祭仍建道塲并賜陷沒之家錢有差其不能葬埋者官為葬祭之又遣內侍馮宗道撫問此據呂大防集本志云華州鄭縣石子陂山摧地涌覆田百有餘頃壓死九百餘人

庚辰詔陝西都轉運司應華州山谷摧陷地土涌裂處

見存人戶地產如因變移不堪耕種者量口數給與戶絶沒官田如闕種糧牛具以常平錢糓貸之免出息寛為輸限仍人各别賜錢有差此即本紀所書附注九月二十一日 詔麟府州歸投蕃部前以新附儲蓄未充所給口食如合住支可且減半至來年十月罷 詳定編敕所開封府奏定奪沂州軍賊李則依條合斬刑上從按問欲舉自首減二等奏旨依其沂州官吏失入李則死罪審刑院大理寺御史臺定奪不當官並取勘聞奏此據密院時政記十月五日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丁卯張商英責官當考

辛巳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太子中允王子韶知高郵縣御史張商英言其資性憸佞巧於自媒及不葬父母王安石曰子韶固不為端良但比其他憸人尚有尺寸之能又頑然為姦不變者尚多故亦且用之今罷去却當與一合入差遣遂有此命

癸未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等言近奉詔詳定恩例今具條上公主子與殿中丞孫光禄寺丞壻太常寺太

視外孫試銜知縣親王壻大理評事外孫初等職官監當女之子壻試監簿應宗室緦麻以上女壻試銜知縣袒免判司主簿或尉從之（本志初等職官下無監當字）詔秦鳳路緣邊安撫司以官錢買鎮洮軍蕃部田置弓箭手　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變易情狀其意有所附會而然也上曰勘見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見但事理分明如此而故變易情狀又教道所推勘人作欵若無情弊何故如此上曰當得何罪僉曰杖一百

該去官上曰與衝替情理輕安石曰詐欺如此似不宜作輕上曰於法已是無罪乃已安石又白上曰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為天下須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亂然則陛下於君子當厚雖有不及尚且寛假況其無罪若於小人即恐不當寛假陛下於小人每事寛假於君子乃不能無疑君子以禮義㢘恥事陛下非為利祿也若為利即舍禮義㢘恥何往而不獲利以禮義㢘恥事陛下而不免於疑不知君子何須為陛下致身竭力君子

小人誠難知然忠信即君子誕謾即小人誕謾明白方更寛假不肯致法未嘗見其誕謾乃更懐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難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細窮究若究其誕謾便可致法若未見其誕謾即須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陛下已是不能究窮作姦之本於作姦之末又務寛假此極為好惡不明然陛下好惡不分明非特此一事臣以謂陛下於君子小人宜加明察原古初見四月十七日

甲申引進副使帶御器械高遵裕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入内供奉官李憲爲禮賓副使西京左藏庫使孫直爲左藏庫使其餘使臣選人蕃官効用等改官減磨勘年賜銀絹有差以收復鎮洮軍之勞也十七日王安石論李憲可考

賜秦鳳路緣邊安撫司錢一萬緡於鎮洮軍建僧寺以大威德禪院爲額

丙戌上批樞密院言四方賊盜朝廷近多不知聞進奏院乃稱中書條約須十人已上又須强惡者乃許申提

點刑獄司錄奏故非十人及州縣奏者並退回昨有德州通封奏狀本院却收接進呈與樞密院所言不同何故王安石曰舊例賊五人以上即取旨降劄收捉中書乞自今奏到十人以上或雖不及十人情理凶惡乃降劄收捉其餘依條合奏外仍付提點刑獄司類聚半年一奏中書點檢最多路分取旨施行上曰如此則法更密於舊進奏院如此必作姦馮京曰當是誤認新條上曰密院又言為行役法後所以多盜賊故中書不令奏

言京東多賊盜然京東元未行役法安石曰適會豐年故少賊盜若賊盜多臣亦未敢任責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要百姓皆不為盜賊也

丁亥上批付王韶閭摩正殺李都克占父子都克占姪乞漢兵借助復讐可詳定如當乘此機會即以時經制　上謂王安石曰文彥博稱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賣果實致華州山崩安石以為官未嘗自賣果實也且曰華州山崩臣不知天意謂何若有意必為小人發不為君子漢

元時日食史高恭顯之徒即歸咎蕭望之等望之等即歸咎恭顯之徒臣謂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當怒望之等怒恭顯之徒上因歎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時也非特武王時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時皆如此望之與恭顯更相譖愬乃元帝時趙憬裴延齡之徒傾害陸贄乃唐德宗時楊嗣復陳夷行之徒交相非毀忿

爭乃唐文宗時陛下能為堯舜禹湯文武所為即羣臣自當同心同德若與漢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須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此事陛下但當自反而已安石又欲令諸司庫務條市易務行人買納上供物處令提舉市易司管轄上曰如此必致人言以為所買物不良安石曰不如此則庫務公人利於諸路科納必非理邀索揀退行人無由肯攬上曰令行人撲買上供物亦易爾前宋用臣修陵寺令行人攬買漆比官買減半價不知

市易司何故乃致人紛紛如此豈市易司所使多市井
小人耶安石曰市易司無小人一有違法便加案治雖
有小人亦不敢為小人之事如陛下所稱乃是小人緣
陛下於誕謾之人曲示含容所以小人之志得行安石
又白上凡有奏中書者乞一一宣喻考核若架造事端
動揺人情使怨怒即臣所無奈何如唐坰乃為人誑以
臣已商量送審官與合入差遣此坰所以妄發如唐坰
固不足惜如薛向即朝廷方收其用屢為人誑以臣商

量差向出外向既不能無利心即不能無忿忿或因忿
怒妄發即朝廷復失一薛向於國計乃為可惜上曰何
故如此安石曰陛下御人臣之道未有以禁其如此上
曰但要利害明耳安石所云誑㖡及向者指馮京也
戊子詔諸州軍駐泊鈐轄都監監押與知州軍同管駐
泊軍馬在城鈐轄都監監押與知州軍通判同管屯駐
就糧本城軍馬内屯駐就糧仍與駐泊兵官通管轄差
使其河北河東陝西諸路帥府所在州軍即通判與在

城兵官吏不通管

己丑詔秦鳳路緣邊安撫司以渭源慶平堡隸鎮洮軍鎮洮歲賜公使錢三千緡可權增二千緡俟有雜支錢即任支以經制之初費用不給故也

庚寅朝獻景靈宫

壬辰詔鎮洮軍造船置水手及壯城兵共以五百人為額先是王韶以洮水自北關下結河泝流至香子城可通漕故有是詔　詔提舉在京宫觀寺院自今武臣横

行使及兩省押班以上為提舉餘為提點先是李若愚
觧內侍押班樞密院特令提舉慶基殿添支二十千王
安石以為慶基殿舊無提舉官雖石全彬有軍功又以
都知罷帶留後亦但為提點添支十千耳若愚朋比外
廷為姦妄沮王韶事者也且內臣不宜崇長之恐須改
正上曰竢即令密院改正安石曰若愚姦邪尤難知其
病去是天佑陛下聰明不然熒惑多端恐陛下未易察
近日大臣以陛下聽信近習之故多撓法阿媚近習此

事極非所以觀示天下於是創立此條它日安石白上曰學士舊多提舉宮觀陛下指揮罷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來只提點宮觀今却改為提舉月添支十千至二十千學士雖容有非其人然以道德事陛下以論思為職事比都知押班不宜輕今學士即一概罷差宮觀都知押班却更每月與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知押班祿賜為薄為厚若祿賜已厚何須如此上曰近習自祖宗以來如此如霞帔之類學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

之安石曰祖宗以來雖若此陛下欲躋聖德及堯舜之道即不知此事在所消在所長祖宗時崇長此輩已是不當然只令提點宮觀陛下更改令提舉增與添支臣恐不須如此假如學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不肯令提舉宮觀今若愚以病廢只令提點慶基殿已是過優又令提舉實為非理上曰此事乃密院誤安石曰陛下以為誤中外觀聽孰不以為誤陛下必欲好惡是非出已必不欲為近習所移然陛下有所好惡近習能因事疑

陛下心故令好惡不明陛下有所是非近習能因事疑陛下心故令是非不果陛下以近習故好惡不明是非不果此大臣不知義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輩也上曰事有因時宜如穆王命太僕亦非不重安石曰太僕官固不輕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懷忠良使之正而已非假借名位禮數令蹴等也上曰此輩豈盡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無分外親近左右使令之人不可使懷怨望安石曰此

輩固有忠良假令非忠良若陛下御之以道即雖小人
自當革面而為君子若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
所望以為君子者變為小人多矣況此輩豈可保信若
愚等差遣事陛下似未能御之以道臣所以未敢保此
輩忠良近日法制雖裁制此輩僥幸事不少然此輩比
外廷臣亦未為失所苟不以理分裁之則是後義先利
不奪不厭苟以理分裁之則此輩未宜怨望如大臣最
宜避其怨望要處之有義不使失所而已今一人以義

事陛下以義裁制近習一人以利事陛下以利崇奬近習此所以激怒近習令生怨望陛下豈可不察陛下謂此輩亦有忠良臣亦謂如此然陛下當以道揆其言則所謂忠良者果非邪慝若不能以道揆即臣恐陛下所謂忠良者未必非邪慝也盤庚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之言不可忽況此輩選擇親近所寄亦不輕非為小人也則其言豈可忽然古人以言為箴者為其由正道以治病故也若不由正道治病乃妄刺要害即箴亦能

有殺人之理陛下受小人攸箴亦恐不可不審初程昉之再遷官也安石言昉功多賞不厚欲升昉資序上令與昉都鈐轄請受王珪乞且與鈐轄上曰昉自合入鈐轄既云酬奬當與都鈐轄珪曰密院言内臣無作都鈐轄者昉亦止欲得鈐轄耳安石曰昉未嘗以資序為言也宋昌言往修河時稱昉資序深但為中書使昉故密院不與勘會理資序上既批出與昉都鈐轄明日又令再進呈取旨及再呈上曰聞密院言路分都監無條例

以資考平入鈐轄都鈐轄數任有功乃特遷今當何以處昉珪又乞與昉鈐轄安石曰昉資序自合入無以賞其買草之功欲且與鈐轄俟三年除都鈐轄上曰善上又言路分都監鈐轄於條都無著定資序安石曰雖無條然自有熟例如宫觀提舉提點察院亦未嘗有條上曰李若愚提舉已令改正矣是日安石留身上問安石何以處陳升之安石曰升之故相位本在臣上陛下當自決非臣所敢預上固問之安石固辭上曰朕與卿計

此卿勿辭安石曰陛下欲何如上曰中書必不可容與郡可乎安石曰升之以人望亦可驅使顧陛下御之如何爾恐不當與郡因白上李憲論功轉一官減磨勘三年足矣密院乃擬定依諸司副使例更超轉一資前此未嘗有如此例也此於李憲所繫利害亦不多密院所以如此者陛下知其說否憲遷禮賓副使在初九日此乃密院與中書同進呈臣既論其不可方改定蓋藉此為質驗激怒李憲以為密院欲厚賞其功而中書不肯也以陛下崇

信此輩故欲借其力沮害正論諸如此類甚衆陛下當審察不可使姦臣得計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皆為欺不可以謂皆如恭顯安石曰臣固以謂如此若為恭顯小人便謂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即為盧杞李林甫小人便謂大臣都不可信可乎盖先王於君子小人之言無所不聽亦無所偏聽雖堯於舜亦詢事考言決其是非然事有難知此浸潤所以得行故先王難壬人畏巧言令色孔壬上曰小人不過以邪謟合人主人主有好

邪諂即為其所中安石曰人主要聞道若不聞道雖不好邪諂好正直即有人如劉栖楚叩頭出血諫爭卻陰為姦私邪慝而無術以揆之亦不免亂亡自古惟大無道之君乃以恣睢致亂亡如漢元帝非不孜孜為善但不聞道故於君子小人情狀無以揆之而為小人所蔽陛下試讀石顯傳天下後世皆知其為姦邪能害當時政事然求其顯然罪狀即不可得自非人主聞道即不能見微不能見微即為此輩所蔽至於衰亂而不悟陛

下不邇聲色憂勤政事可謂有至仁之資然要揆君子小人情狀決天下大計須聞道苟能聞道即聲色玩好不能累其心不必强勉而後能勝也君子小人之情狀來接於我即有以應之不必勞耳目思慮而後能察也三公以論道為職者必以為治天下國家不可以不聞道故也

陳瓘論曰官者四星在皇居之側其人近至尊國家安寧則其身亦安尤當自興興於疎遠之臣也故善為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為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曹日昇方危難之時不顧萬死顛真卿深與共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

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神考謂近習亦有忠信者此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之謂信焉存亮非不憎宋申錫也而能救申錫一門之禍捨已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為如此公議不以為信可乎魏弘簡之於裴度則既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除為國之患其所為如此天下豈以為忠乎是故持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為姦計者其類不一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獨在於近習耶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詞哉呂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武周岌嚴遵美力辭兩尉張承業極諫横費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者豈可謂古有恭顯曾害忠良便以為今日之人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曰録又欲變亂舊規自以為此乃宗廟社稷久長之計嗚呼太祖皇帝規模宏遠保全内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

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為而忽欲變更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窟穴計謀秘奥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洵武其腹心也陰挾計數用新經日録之術算人於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冊之内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以為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癸巳秦鳳路緣邊安撫司言乞乗春築康樂城及作耳朶關從之　詔兩省以上致仕官毋得因大禮用子升朝叙封遷官先是王安石言中書失檢舊例誤放行李

端愿李東之叙封當改正上曰如此則獨不被恩安石曰叙封初無義理今既未能遽革豈可更承誤遂為例如三公三師官乃因郊恩子孫叙授尤非宜上從之

甲午詔提舉陝西路常平等事沈披降一官送審官東院坐前為兩浙路提舉官開常州五瀉堰不當也初法寺言披已去官及會赦罪當釋之上曰壞田八百頃民被害者衆豈可以去官赦降之哉　涇州將官賈昌言景思立各罰銅十斤廵教指使衝替堂引試日所部兵

武藝不精故也

丙申內藏副使王中正為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以收復鎮洮軍及招洮西降羌之功也樞密院擬遷中正東染院使帶御器械上批中正可止與轉五資使額却除遥郡刺史　詔知通遠軍王韶相度鎮洮軍獻地蕃户優與酬奬及涇原軍人弓箭手所獲作過蕃部牛馬估價分給元獲之人　武學言密州司法參軍蔡碩試治邊策詞理稍優授碩初等職官武學教授碩確弟

也　詔知徳順軍景思立専以本將軍馬策應鎮洮軍
初鎮洮之役上遣思立將涇原第六將軍馬并第一等
弓箭手五千騎助之人皆精勇敢戰所向克捷時以摩
正餘黨尚懐旅拒故有是詔上謂王安石曰御史言向
經宅太侈軍士以為一次拜郊錢物止修得一區皇后
父宅安石曰向經外戚至尊貴但賜一宅以臣所見甚
不為侈若軍士輒有言小人陵上乃至此此風豈可長
臣以為外戚使奉法順理不敢為非足矣若加恩賜宅

如經有何不可上曰御史有此言耳未必軍士便有此言也二十一日事

丁酉詔自順天門抵鎮洮運遞鋪兵人特支錢三百衲襖或皮裘一其闕兵處令轉運司府界提點司增填先是李憲奏比自鎮洮還見自京發銀絹綱甚多所在鋪兵轉般不足皆過所期鋪五七十里或百里極為勞苦及代回又無日食不免乞丐故有是詔

戊戌改鎮洮軍為熙州以鎮洮為節度軍額分熙河洮

岷州通遠軍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所
應制置事令經畧安撫使司詳具以聞熈河秦鳳路徳
音到日罪人除常赦不原情輕奏裁外餘各降一等杖
以下釋之熈河路應唐以來勲賢之後世系照證分明
量加甄録知通遠軍右正言集賢殿修撰王韶為龍圖
閣待制熈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兼知熈州初議克
復洮岷功賞上曰王韶當與何官王安石曰韶更遲一
二年亦當除待制不如早除令其勢重易使人於經制

邊事尤便上曰待制豈可知軍安石曰此事在朝廷措置如韶功除待制不過前後除待制要如此人即難得上曰固也但要措置穩當耳已而韶欲自知鎮洮令高遵裕知通遠安石白上鎮洮便可建為州通遠鎮洮河州或併割階州為一路僉以階州為遠安石曰未要階州亦可上曰王韶意未欲便并河州恐動人情安石曰是或一說然如臣計便明下詔割河州屬鎮洮路示河州人以必取即人心自折不復首鼠摩正無由結合姦

黨上以為然故有是詔　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高遵裕知通遠軍兼權熙河路總管先是上謂執政曰王韶初經制鎮洮異議紛更之際獨高遵裕能協力欲與一都鈐轄名目如何王安石曰縱與權總管亦無害蔡挺曰若如此即當罷知通遠軍葢自來無總管離帥府而知軍州者上曰有事宜即出駐劄使知軍亦何妨安石曰總管知軍與鈐轄何異亦不須論舊例有無也遂以命之　詔知德順軍景思立令久任又詔京西就糧武

衛等指揮分畨戍永興軍路二年一替舊制京東西路就糧禁兵與在京諸軍一處差撥出戍上以兩路去河北陝西地里便近人情諳習故先以京東武衛專戍河北又以京西武衛戍陝西仍隸逐路都總管司閏七月二十七日可考

庚子御史劉孝孫言臣聞二蜀去朝廷絕遠而成都府路又為劇繁俗習柔良小事輙駭故平日守帥嘗許便宜以應緩急之變蓋以消伏彊禦鎮靜一方而近歲守

臣任或非人資以為暴如王素張燾輩多非理黥流欲立名譽緣此詔令軍機邉防方許便宜從事然臣以為因噎廢食古人深戒儻朝廷妙選循良付以事權託之何害且况兵鬬民訟變故不常或有急難理當懲艾近聞趙抃嘗有所請未即允俞然遠方之事勢難中覆臣愚欲乞成都一路且依舊例施行使得隨事弛張應機彈壓以消未萌之患不報先是議諸路經畧鈐轄不得便宜斬配百姓趙抃時在中書乃言當獨許成都四路

王安石執不可曰成都與諸路遠處何異會安石齋祠
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之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從來妄
以便宜從事所釋誅多不當乃至有年十五已下犯法
至輕皆先刺配候其長之配所於是中書復冊定敕文
惟軍人犯罪及邊防并機速許特斷已而知太原府劉
庠言弓箭手在極邊守望有犯乃不敢特斷奏乞改法
安石曰極邊即是邊防明甚庠不應妄奏及朴移成都
又請重立法編敕官曾布言止當申明云事合從權為

機事出倉卒為速於是孝孫奏繼至安石曰孝孫既稱蜀人桀良則以常法治之足矣何故反欲彈壓又言事在倉卒倉卒即是速何用改法為也　詔以曾孝寛根括河外荒地七百餘頃招弓箭手

辛丑詔知都水監丞侯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以淤田有勞也　同知諫院張琥言朝廷自推行新法以來迨今數歲州縣之吏多不能悉心惟藉監司督責使之施設不至違戾而近者監司所至方譄

知利害又已移領他路使好進之人因縁苟簡不肯竭力以圖實效乞自今諸路監司並令久任顯有勞效即就加爵秩陞理資任上因謂輔臣曰官吏數易何以成治漢宣帝責任有勞者增秩賜金正得其要諸路監司但委任責成如其不材即與廢退則自當奮厲王安石等曰陛下累宣諭中書每有移易未嘗不思聖訓葢求材之難有不得已者耳　詔熈河路依縁邊四路例置横烽遇賊入境遞相應接其在蕃部地者即以廂軍守

之　提舉市易司言晉州差衙前押進奉蒲萄而晉非所出盡買於太原欲令在京計置仍令澤州封樁價錢聽本司移用中書擬從其請上批蒲萄無用更勿收買

癸卯詔追奉永昭永厚陵寺名曰昭孝　同知諫院張琥言乞令臺諫館職及發運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各舉材行堪任升擢官一人從之八月十九日可考

甲辰皇城使昭州團練使入內押班藍元震為入內副都知上批元震自擢領近職忠勤謹畏由內侍押班除

入内押班今已五年有餘可與減殘零歲月特遷之也　詔淮南兩浙江南荆湖成都府梓州路如有諳曉耕種稻田農民犯罪該刺配者除彊盜情理兇惡及合配本州鄰州沙門島人外並刺配熙州候及三百人止王韶言近洮可為稻田欲得善種稻者故也　詔熙河路城寨大小使臣年滿得替依陝西緣邊四路城寨任滿酬奬減磨勘年仍免短使升三季名次　詔河東屯戍東兵減十指揮仍令更於河外抽減就糧兵士歸營時

西事已平又河外自慶歷用兵後部族未完非夏人寇掠之地故命減兵以省餽餉

是月廢儀州為華亭縣及要化崇信隸渭州乾州為奉天縣隸京兆府永康為寨導江縣隸彭州青城縣隸蜀州